



人生恩惠處  
董心

## 一馬當先

今年的立春，和春節緊挨着。雙春報喜，暖意融融。一大早，將讀中四的小兒子從被窩裏揪起來，一路小跑，10多分鐘就來到中半山的香港公園。早上7點，公園裏靜悄悄的，晨跑的人互相打着招呼；陽光安靜地灑在小葉榕的枝幹上，喚醒了滿樹的鳥兒。而那聲聲清脆的鳥鳴，恰好處地趕走了小兒子的「起床氣」。本來一路上都在抱怨沒有睡懶覺的他，此刻發揮生物科優等生的特長：「這是畫眉、這是黃鸝，還有鸚鵡！」我欣慰地笑。

穿過香港公園，來到舊山頂道。我和小兒子都已經大汗淋漓。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小兒子狡黠一笑：「這是新年第一跑，要一口氣跑完才好，吉利。」我知道這個小鬼頭又在信口開河，便問：「這跟吉利有什麼關係，你說出個道理來。」他不慌不忙：「你不是常教育你的學生們，要一鼓作氣、一氣呵成、一心一意……那麼多個『一』，都是中國成語裏的好兆頭啊，一口氣跑完，不也是『一』嘛。」我哈哈大笑。的確，我平日裏開中國文化講座，時常會從數字引出故事，激發孩子們的興趣。每次講座前，都會讓小兒子幫我檢查標別字，沒想到一來二去，他竟然把這些都記在心裏了。

一路上山，風景愈來愈開闊。維港風光，在清晨的陽光裏格外鮮亮。路邊的花開得嬌艷，鬱金香、芍藥、山茶、茶藨、杜鵑，爭先恐後地搖曳着，向路人問好。跑山的中年人、行山的老人、遛狗的少婦，臉上洋溢着友善的笑容。

到了山頂，我和小兒子一邊飲咖啡、一邊閒聊，我鼓勵他再說點關於「一」的好兆頭，他撓撓頭，「蛇年的香港，一定會更好、一定會『一馬當先』！」我狠狠地點點頭。



心齋常開  
潘金英

## 迎立春 開心過蛇年

今天正月初六，立春，蛇年大吉。

冬去春又來，春寒中近有朝陽朗照，我們一班老友記，趁深中通道開通便捷，又逢內地過年氣氛濃，大家約同尋味中山，滋潤進補，嚕，期待享用河鮮極品脆肉鮠呀！

我們到農家店去大開眼界，火鍋一魚三吃，先起出魚頭炆薑葱茼蒿惹惹味，再片出魚肉一排排，往鍋內沸騰湯水浸14秒即撈上，入口感一流，欲罷不能休！剩下之魚骨魚尾大火爆香，脆炸爆脆好味，新煮法原來可以魚盡其用。

吃中山脆肉鮠，絕不會有一片魚可以留低，火鍋鮮湯內，難以撈到一片超過14秒的脆肉鮠魚片。魚頭魚眼讓我食光了，大飽口福，我難理解為何脆肉鮠魚如此好滋味呢？

聽部部長講，才知道中山脆肉鮠魚是愈大條，魚肉愈結實愈彈牙，它究竟如何養大的呢？人人聽了長知識，這裏有大學問，但賣關子不詳盡說了。大家吃過返尋味，未夠喉再吩咐廚房多上一條脆肉鮠，眾人興奮鼓掌，簡直吃開懷哩。

我們在中山，另有些朋友往深圳、廣州，很多人北上過年享受美食



●酥炸脆肉鮠 作者供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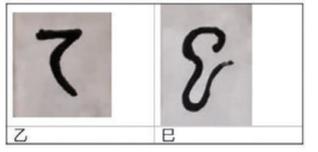
琴台客聚  
潘國森

## 歲次乙巳生肖屬蛇

俗語有謂：「開過立秋！」意指二十四節氣中的立秋，雖然標誌着秋天的開始，城市人的生活與農耕無緣，根本不理會何時立秋。潘老頭為了學習術數，當然知道立秋在公曆的8月上旬。近年中國數以億計的網民都關注起二十四節氣，每逢交換節氣，網絡上所有社交媒體都出現海量的節氣問候，熱鬧非凡。下一個要推廣的曆法文化，應該輪到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了。

相傳黃帝時命大撈作甲子，十天干(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)以甲為首，十二地支(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)以子為先，甲子在此指天干地支。有謂「干」即是「幹」；「支」即是「枝」，用以代表植物的「主幹」和「分枝」。

天干第六位「己」與地支第六位「巳」形似；天干第五位「戊」與地支第十一位「戌」亦形似。再加以和戌，便是兩組3個形似字。有兩口訣以前是小學生都知，即「橫戌(粵音恤)點戌(粵音恕)戌(粵音務)中空」和「開口己(粵音紀)埋口巳(粵音自)半口己(粵音耳)」。近年經常遇到年輕人將有橫劃的「戌」(恤)錯讀為有點的「戌」(恕)。難道他們不知有「戌亥變法」？抑或只在書本上見過而未曾聽過老師讀出來？再不然是老師都讀錯？有一點「戌」解作「防守邊疆」。



●乙巳，引自《說文解字》。 作者供圖



名人鄉情

## 鄉下的年味

張家誠(香港作曲家、音樂製作人)

春節假期許多城市人都喜歡回鄉過年，因為家鄉年俗多，親朋團聚熱鬧鬧，儀式感特別強，年味也就特別濃。這令我也想起小時候與家人回鄉過年的趣事。

我老家在佛山南海，雖然自爺爺那一代就已定居香港，但與鄉下大家庭的親情卻一直保持下來。那裏有爺爺很多兄弟姊妹，每逢新年回鄉，二三十人團聚，有老人家有小孩，既解兩地相念之苦楚，也共享家族團聚之天倫。

記憶中，我大概三四歲的時候就已經常跟家人回鄉過年。對於一個孩童來說，香港不可以放煙花爆竹，而老家不僅毫無限制，還可以看舞獅，這種年味的吸引，便已是十分的了，自然也成為我很鍾意回鄉的原因之一。

爺爺的家族住在一個大院。我小時候很頑皮，一閒下來就會和其他小朋友一齊在大院中玩爆竹，捂着耳朵看着一串長長的鞭炮燒起來的震撼仍不覺滿足，便偷偷與其他孩子跑到院子外面，尋到路邊的牛糞，將一枚鞭炮插在上頭，點燃引線後迅速跑到安全的地方，眼睛盯着前一刻還安靜地躺在地上的牛糞，隨着啪的一聲被炸到半空散落下來。我們便嬉笑着四散逃避，避免被牛糞砸中。這些真的要回到鄉下才能看到。

除了玩爆竹，釣魚也是我們度年的節目。怎麼樣釣魚？方法很原始，在後花園斬斷一根小竹竿，又用小竹枝製作魚鈎，再用鋤頭在泥土裏挖出蚯蚓作魚餌，只要將這簡易的鈎具放入魚塘，就很快會有魚上鈎。小時候鄉

下住所附近的魚池有好多魚，最順遂的一次就釣有三十多條。待盡興回家，大人們就會用這些戰利品烹飪出晚餐，然後一起來吃。這樣的情景於我，至今印象深刻。

說到年食，鄉下和香港也不一樣。內地過年食品會有很多炸油角，蘿蔔糕則多是自家製作。我那時候最喜歡吃蘿蔔糕，看到長輩把一條生蘿蔔磨成一條條絲做蘿蔔糕，吃起來特別甜，現在想起，才覺得那才是生活的味道。直到現在，我去佛山南海都喜歡選一處遠離市區的鄉村吃農家菜。菜主打的是一個新鮮，在香港沒有這個機會可以吃到即採即煮的菜，對我而言，舌尖上的新鮮味道便是家鄉味。

年節的鄉下，還會有舞龍舞獅。有些是專程到各戶上門採青，獅隊遠遠看到有人將生菜紅包掛在大門口就會來採，獅隊會藉此有一些收入，主家則希望舞獅能夠給自家來年帶來好運，做生意的則更期待來年生意旺旺！以至於，過年那幾天每天都能聽到鑼鼓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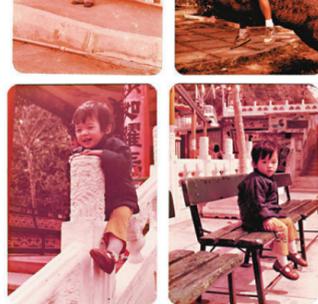
我的很多演藝圈朋友都是佛山人，有人小時候才從鄉下來，大家對內地的發展感受都有不同。例如我的鄉下，小時候每次回去都會坐很久的車，要經過一段十分泥濘的小路，這給人感覺很落後。然而這幾年我回了幾次發現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，尤其最近十年變化最大。記憶中，泥濘的小路不見了，好像你和我目的地聯繫在一起的是命運。或者，壓根你們沒有距離。公共車都可以到的地方能是他鄉嗎？

然後，遠途旅行就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Citywalk。Citywalk顧名思義，是在一個城市內的步行。它之所以成為一種流行，很大原因在於反潮流，也就是承認時間空間的不可逾越。每前進一點，都要一步一步來。中途看到什麼，是無從決定的。很多時候，走上半天，什麼有趣的東西也沒有。但是，這反倒印證了生命的存在是切切實實的。Citywalk漫無目的的特徵，更加强了中途的意義，並就勢牽扯出感受來——接受外在的不可改變，並體驗因外在的不可逆轉而被迫變

換心情。它不是網絡世界，但又很遠，這個真實世界同樣是失控的。所以，這種反潮流的潮流行為擁有矛盾的尋求，既要與當前一致，又要與當前不同。

公交漫遊與Citywalk接近，不過操作上更簡單。它儘管承認一種無法超越現實的行動邏輯，然而它是有目的的。那個最終要到達的終點在印象裏這樣遙遠，最後卻成為超越距離的最高獎賞。當你到達目的地，你會陷入一種歷經挫折、洗盡鉛華，又沉甸甸的感覺。

這種行為看似離不開現實，並遵循於現實，卻是一種精神性行為。它的整個歷程都離不開數字——數字導航和數字城市——它們是這種行為為不可或缺的，且終極要到達的他鄉帶有極強的實證主義邏輯。這就注定這段路程不同凡響，因為它是夠複雜又足夠簡單。有無法預見的各種困難和無聊交織的過程，卻又是以嚴密的關聯性作為基礎的一種有目的的行為。恰似人類的軌跡，結局早已給定，中途卻還要在追求安全感當中依靠技術去冒險。



●兒童時期的張家誠挺可愛。



筆袖乾坤  
余似心

## 異地寫生風情

我曾跟隨不同國籍的老師習畫，又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一起學習。課程完結，各自回家或繼續行程，天各一方，大家都靠網上的社交平台聯繫。縱使都各自忙碌，沒什麼直接溝通，但看他們放上網的寫生作品或視頻，是那麼遠，這麼近。有趣的是，他們的生活地方，影響着他們的創作題材，從作品中又像感受到他們的體驗。

一位遠在俄羅斯我甚鍾愛的繪畫老師，她最愛寫生，經常走到大自然中，忘情地從日出畫至日落。最佩服她的是該國冰封的時間甚長，她似乎已經習慣與冰雪共存，經常在視頻中，見她在厚厚積雪的湖邊或山林之間，全神貫注地寫生。對香港人來說，看到白雪已感到凍冷，她可以神情自若，戴着手套，穿上大衣就長時間地塗顏色。漫長的冬天過後，她便展出大批的雪境寫生。難怪在俄國畫家的作品中，不少都表達着皚皚白雪的景致，結冰的湖，泥濘與融雪後的小路，夜間小屋透出橙黃燈光與屋頂如棉被的雪相映，我最愛



●描繪俄羅斯冬天的畫。 作者供圖



網人網事  
狸美美

## 富養寵物

新春將近，不少城市的都市報都不約而同採寫了同一個題材的新聞：「寵物也過年」。從辟邪紅襪子套裝，到年夜飯大禮包，再到忙着排隊洗剪吹，人有TA有，人無TA也有。且鏟屎官們對價格的容忍度極高，給兩隻貓洗澡花340元「濕濕碎」啦；小狗年夜飯「168元一狗」包含「八寶福祿鴨」「奶香團圓羹」「黑豬黃金蛋餃」等10道菜品，那必須訂；500元的寵物年夜飯禮盒，先來五套，除了自用還要送人……不管主人自己身處什麼階級，毛孩子必須看起來一水兒的莊園主。

香港最新調查顯示，八成受訪者過去一年的寵物開銷再次提高，平均每月要花費2,086港元。而來自小紅書的相關調查顯示，即便在人均收入不如香港的內地，仍有近三成的寵物主為寵物消費月均在2,000元人民幣以上。

富養寵物，正成為過去幾年都市人，尤其是年輕人中愈趨愈猛的一股風潮。儘管經濟環境不甚樂觀，很多年輕人自身過得很窘迫，但卻不耽誤他們「窮養自己富養寵」，活生生撐起了至少超過3,000億元規模的寵物經濟。多家數據顯示，在剛剛過去的2024年，很多消費行業都萎靡不振，寵物消費卻一枝獨秀，成績喜人。

喜人成績的背後支撐有兩個：愈來愈多的養寵人，以及愈來愈捨得花錢的養寵人。而這兩種人，在「單身青年」這裏高度重合了。去年上半年，全國登記結婚343萬對，同比減少49.8萬對，僅為2014



信而有征  
劉征

## 搭公車到異鄉

最近有一種新的旅行方式——搭公車遊歷世界。我曾看到一則新聞，一位大三學生從北京搭公車去香港，歷時13天，花費793.6元人民幣，規劃了120條路線。

受此啟發，我就打開高德地圖，看看倘若我要搭公車去一個地方，地圖能不能給我滿意的答覆。一看之下，果然有！不知道什麼時候起，高德地圖竟推出一個新功能，叫做「公共交通漫遊」，這幾個字被放在「公共交通」子目之下，右上角還飄着一個橘色氣泡，裏面寫着「特種兵」3個字。顧名思義，倘若有人願意採用這種方式來一次遠程旅行，那必定要具備特種兵般的意志和體力。我猜高德是把這種新的旅行方式視為冒險，你可以把任何地方輸入進去，然後行程和計劃就出來了。

我要從上海張江高科到西安鐘樓：13天，共52小時15分鐘。第一天，在樓下坐2號線，轉17號、3號、6號到蘇州；第二天，6號轉蘇錫1號、望亭專線到無錫；之後數天，一路換乘到南京、馬鞍山、合肥、亳州、商丘、鄭州、洛陽、三門峽、渭南、咸

陽，最後到西安。嚴格說來，這個公交漫遊並非全都是公共車，不得已的時候，也有城際鐵路，但極少。無論如何，看完這個行程，除了新鮮，還有一種目的地近在咫尺的感覺。似乎還未出發，就已到達，起點則是你家樓下。這種可達性給人最大的錯覺在於嚴絲合縫的路線拼接，以至於形成了一種流暢的、勢不可擋的前進性。就好像把你和目的地聯繫在一起的命運。或者，壓根你們沒有距離。公共車都可以到的地方能是他鄉嗎？

然後，遠途旅行就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Citywalk。Citywalk顧名思義，是在一個城市內的步行。它之所以成為一種流行，很大原因在於反潮流，也就是承認時間空間的不可逾越。每前進一點，都要一步一步來。中途看到什麼，是無從決定的。很多時候，走上半天，什麼有趣的東西也沒有。但是，這反倒印證了生命的存在是切切實實的。Citywalk漫無目的的特徵，更加强了中途的意義，並就勢牽扯出感受來——接受外在的不可改變，並體驗因外在的不可逆轉而被迫變

換心情。它不是網絡世界，但又很遠，這個真實世界同樣是失控的。所以，這種反潮流的潮流行為擁有矛盾的尋求，既要與當前一致，又要與當前不同。

公交漫遊與Citywalk接近，不過操作上更簡單。它儘管承認一種無法超越現實的行動邏輯，然而它是有目的的。那個最終要到達的終點在印象裏這樣遙遠，最後卻成為超越距離的最高獎賞。當你到達目的地，你會陷入一種歷經挫折、洗盡鉛華，又沉甸甸的感覺。

這種行為看似離不開現實，並遵循於現實，卻是一種精神性行為。它的整個歷程都離不開數字——數字導航和數字城市——它們是這種行為為不可或缺的，且終極要到達的他鄉帶有極強的實證主義邏輯。這就注定這段路程不同凡響，因為它是夠複雜又足夠簡單。有無法預見的各種困難和無聊交織的過程，卻又是以嚴密的關聯性作為基礎的一種有目的的行為。恰似人類的軌跡，結局早已給定，中途卻還要在追求安全感當中依靠技術去冒險。